

古
逸
丛
书

合

道

正

本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九

金澤文庫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 義疏

外物不可必

疏

域心執固謂必然也夫人間事物參差萬緒惟安大順則

所在虛通若其逆物執情必遭禍害

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

狂惡來死桀紂亡

善惡之所致俱不可必也

疏

龍逢比干外篇

已解箕子殷紂之庶叔也忠諫不從懼紂之害所以
徉狂亦終不免殺戮惡來紂之佞臣畢志從紂所以

俱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

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

年而化為碧

精誠之至

疏

碧玉也。子胥萇弘外篇已釋而言流江者忠諫

夫差夫差殺之取馬皮作袋為鴟鳥之形，盛伍員屍浮之江水，故云流于江。萇弘遭讖被放歸蜀，自恨忠而遭讖，遂割腸而死。蜀人感之以匱盛，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乃精誠之至也。人親莫不

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

曾參悲

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

疏

孝已，魯高宗之子也。遭後母之難，憂

苦而死，而曾參至孝，而父母憎之，常遭父母打鄰乎死地，故悲泣也。夫父子天性，君臣義重而至忠，至孝

尚有不愛，不知況乎世事萬塗而可以固者，唯當忘懷物我，適可全身遠害。

木與木相

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夫木生火火剋金五行之

氣自然之理故木摩木則火生火守金則金燍是以誠心執固而必於外物者燍滅之敗陰陽

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

中有火乃焚大槐所謂疏水中有火電也乃

陽錯亂不順五行故雷霆擊怒驚駭萬物人乖和氣敗損亦然有甚憂兩陷而

無所逃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疏不能虛志

心執固是以馳情於榮厚二境而忘形域墮蟬不得成矜

愈重則所在為難莫墮蟬猶怵惕也疏不能忘情

知所守故不得成志懷矜惜故雖勞形怵慮

九
卷九
其

而卒無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所希跂者**疏**

心徇有為高而且遠馳情逐物通乎宇宙慰賢沈屯非清夷**疏**遂

則慰喜乖意則昏悶遇境則沈溺觸物則屯邈既非清夷豈是平暢**利害相摩生**

火甚多內熱**疏**夫利者必有害蟬鵲是也嬰纏

多矣**眾人焚和**眾人而遺利則和若利**疏**焚燒也

人猶俗人也不能守分無為而每馳心利害內熱如火故燒燄中和之性**月固不勝**

火大而闇則多累**疏**月雖大而光圓火雖小而明

守分**於是乎有儼然而道盡**唯儼然無矜遺形自得道乃盡也

疏

儼然放任不矜之貌忘情利害淡爾不矜虛玄道理乃盡於此也

莊周家貧

故往貸粟於監河侯

疏

監河侯魏文侯也莊子高素不事有

為家業既貧故來貸粟

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

貸子三百金可乎

疏

諾許也銅鐵之類皆名為金此非黃金也待我

歲終得百姓租賦封邑之物乃貸子

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

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

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

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

活我哉

疏

波浪小臣困於車轍君頗有水以相救乎

周曰諾我

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

可乎

疏

西江蜀江也江水至多比流者衆惟蜀江從西來故謂之西江是也

鮒魚

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无所處吾

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

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此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

疏

索求肆市常行海水鮒魚波浪失於常處升斗之水可以全生乃激西江非所宜也既其不救斯湏不如求我於乾魚之肆此言事無大小時有機宜苟不逗機雖大無益也任公子為大

鉤巨緇五十牯以為餌

疏

任國名在國之公子巨大也緇

黑繩也牯犍牛也餌鉤頭肉既為巨鉤故用大繩縣五十頭牛以為餌

蹲乎會稽

投竿東海

疏

號為巨鉤暮年不得魚蹲踞也踞坐也踞其山

旦旦

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

鉤鎗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

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

疏

暮年之外有大

魚吞鉤於是牽鉤陷沒馳驚而下揚其頭尾奮其鱗鬣遂使白浪如山洪波際日

任公子

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

北莫不厭若魚者

疏

若魚海神也。瀾浙江也。蒼梧山名在嶺南舜葬

之所海神肉多分為脯腊自五嶺已北三湘已東皆厭之

已而後世輕才諷

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

疏

末代季葉才智輕浮諷誦詞說

不敦玄道聞得大魚驚而相語輕字有作輕字者輕量也

夫揭竿累趨灌

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

疏

累細繩也鯢鮒

小魚也擔揭細小之竿繩趨走漑灌之溝瀆適得鯢鮒難獲大魚也

飾小說以干

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

疏

干求也縣高也夫脩飾小行於

持言說以求高名令問者必不能大通於至道字作縣字古懸字多不著心

是以未

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

遠矣

此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

疏

人間世道夷險不常自非懷豁

虛通未可以治亂若矜名飾行去之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

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

疏

大儒碩儒謂大博士

從上傳語告下曰臚臚傳也東方作謂天曙日光起儒弟子發冢為盜恐天時曙故催告之問其如何將

事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疏

小儒弟子

也死人裙衣猶未解脫捫其口中知其有寶珠

詩固有之曰青青之

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

疏

此是逸詩久遭刪削凡貴人葬者口多含珠故誦青青之詩刺之

接其鬢

壓其顙儒以金椎控其顙徐別其頰無

傷口中珠

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姦則

迹不足恃也

疏

接撮也壓按也顙口也控打也撮其鬢按其口鐵椎打仍恐損珠故安徐分別

之是以田怕資仁義以竊齊儒生誦詩禮以發冢由是觀之聖迹不足賴

老萊子之

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

疏

老萊子楚之賢人隱者也

常隱蒙山楚王知其賢遣使召為相其妻采樵歸見門前有車馬迹妻問其故老萊曰楚王召我為相妻曰受人有者必為人所制而之不能為人制也妻遂捨而去老萊隨之夫貧妻戴逃於江南莫知所之出

取薪者采樵也既見孔子歸告其師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

長上而促下也末僂而後耳耳却近後視若營四

海視之儻然似營他人事者不知其誰氏之子也趨

短末肩背也所見之士下短上長肩背偃僂耳却近後瞻視高遠所作忽忽觀其儀容似營天下未知子

之族姓是誰怪其異常故發斯問老萊子曰是上也召而來

疏魯人孔丘汝宜喚取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

汝容知斯為君子矣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為君子**疏**

躬身也孔丘既至老萊未語宜遣汝身之躬節忘爾容貌心知如此之時可為君子仲尼揖

而退

受其言也

疏

敬受其言揖讓而退

蹙然改容而問曰

業可得進乎

設問之令老萊明其不可進

疏

蹙然驚恐貌謂仲尼所學

聖迹業行可得修進為世用可不

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

傷而驚萬世之患

一世為之則其迹萬世為患故不可輕也

疏

夫聖智仁義救一時之傷後執為姦成萬世之禍恃聖迹而驕警則陳恒之徒是也亦有作驚音者云使萬代驅驚不息亦是奔馳之義也

抑固窶邪

疏

固執聖迹抑揚從已失於

本性故窮窶

亡其略弗及邪

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弗及之事

也

疏

亡失本性忽略生崖故不及於真道

惠以歡為驚終身

之醜

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矣然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

疏

夫以施惠為歡者惠

不可徧故警慢者多矣是以用惠取人適為怨府故終身醜辱

中民之行進焉

耳

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

相引以名相結以隱

隱括進之

謂也

疏

夫上智下愚其性難改中庸之人易為進退故聞堯之美相引慕以利名聞桀之惡則結

之以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

其所譽

閉者閉塞

疏

贊譽堯之善道非毀桀之惡迹以此奔馳失性多矣故不如善

惡兩忘閉塞毀譽則物性全矣

反无非傷也動无非邪也

順之則全

疏

夫反於物性無不傷損靜之則正

聖人躊躇

以興事以每成功

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

疏

躑躅從容聖人無心

應機而動興起事業恒自從容不逆物情故其功每就

柰何哉其載焉

終矜爾

矜不可載故遺而弗有也

疏

柰何猶如何也如何執仁義之迹擾撓物心運

載矜莊終身不替此是老萊詆訶夫子之辭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

被髮闕阿門

疏

宋國君謚曰元即宋元君也阿曲也謂阿旁曲室之門

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

所漁者余且得予

疏

自從也宰路江畔淵名姓余名且捕魚之人也

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

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

朝**䷗**

命召也召令赴朝問其所得

明日余且朝君曰漁

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

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

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

䷗

心疑猶預

殺活再三乃殺吉遂剝龜也卜之

乃剝龜七十二鑽而无遺

筮**䷗**

筮計前後鑽之凡經七十二筮計吉凶曾不失中

仲尼曰神龜

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